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公羊義疏

(十)

陳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圖書  
借使用



疏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帳號 第 677

類 號 083.112 / 7500



書

BS04



公羊義疏四十五

宣三年  
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据食角不言之〔疏〕

注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

容之故為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

詳錄其簡甚〔疏〕

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之之間也若在河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故之為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為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

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為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為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鮒秦伯之弟鍼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為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絜下同閩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為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霽昏亂亂成於口幸

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變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董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鼯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意。亦與何同。○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白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為不復

卜〔注〕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

注据定至卜牛。○彼經云。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

在下〔疏〕

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

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

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

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禮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尙書後案。

云。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卽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爲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性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

復不吉。不復郊。〔疏〕

廣雅釋言。扳。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扳隱而立之。注亦云。扳。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扳纏。注。扳纏。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

穀梁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性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疏。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蓋卽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

氏以爲凡。帝牲在于滌。二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二當二卜也。

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

注牲宮至絜清○郊特性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訓搜掃清除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廋人繁露

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鄭氏郊特性目錄云以其記郊天用駢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是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即庀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絜也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為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

降稷尊帝〔疏〕

注視其至尊帝○郊特性云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取稷牲為帝牲則

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即大夫

之索牛也郊則曷為必祭稷〔注〕据郊者主為祭天〔疏〕

注据郊至祭天○郊特性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為祭天

王



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

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徒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爲己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頻宮。注。先有事於頻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

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注〕据方父事天。〔疏〕

注据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爲天下主。

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

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

變得禮也。〔疏〕

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

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天皇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爲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徧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性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

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卽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卽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者房。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卽上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卽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弗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

### 葬匡王〔疏〕

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卽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 楚子伐賁渾戎〔疏〕

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裔。卽古文陸字。陸字从光。光讀爲六。

故陸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卽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

年為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維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與姜戎別。

### 夏楚人侵鄭。

### 秋赤狄侵齊〔疏〕

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為一也。即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為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為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

經借晉伐秦，自為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匈奴分為南北單于之始也。

### 宋師圍曹。

###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弒，故略之也〔疏〕

注葬不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

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弒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即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年，辭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誓辭弒其君比，稱國以弒，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弒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

說文邑部。郟，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

齊地理志。郟，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郟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郟城。一統志：故郟國在沂州府郟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即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据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

注据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

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

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

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錄之。〔疏〕

注為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為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

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莒，郟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為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為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郟而曰及郟，是汲汲於郟。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平莒及郟，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為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是并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 秦伯稻卒〔疏〕

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

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偽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 赤狄侵齊。

### 秋，公如齊。

###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

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既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据當舉叔姬為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

注据當至為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當

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得以私事書舊疏專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爲所據難尙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

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

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

注禮大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

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章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爲魯殺恥以婦人之道既嫁從夫故也通義云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遽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左疏引何氏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禮矣篇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義論



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女從男之義。所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注言及至夫人。○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

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

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鶉鶉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

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䟽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鶉。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鶉鶉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卽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鶉。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鶉鶉。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鶉鶉。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

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箴膏肓評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牽涉左氏反馬說也。

### 楚人伐鄭。

###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疏〕

通義云。春秋託王者

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樂書是也。輦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為難。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据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按傳据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經不復見。故据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弑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即桓三年。公子輦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輦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綏追逸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書者亦輩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輩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弑。則是以彼二十六年弑。則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行弑。則不舉。行弑。則者。諉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弑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弑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弑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疏〕

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弑君。見其特行弑事爾。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

賊也。〔疏〕

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

別贖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

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慙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衆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揜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

謂之不討賊〔注〕据皆去葬不加弑〔疏〕

注据皆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

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卽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

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

也。呼天告冤。〔疏〕

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舉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

則呼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枉之冤也。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疏〕

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注。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

弑君者乎。釋文。孰爲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孟子。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卽穀梁之爲也。

史曰。爾爲

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

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

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歆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爲正

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爲仁外爲仁也。爲義外爲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卽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弑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

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

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

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疏〕

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餽作登餽。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

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餽。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餽誤餽。此本誤餽。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餽。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尙尊。喪事尙親。注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粗爲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卽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

有四一爲與宗人審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爲燕羣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爲與臣子議政事。一爲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宇。徧揖羣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卽適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卽於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逕就內朝。亦尋常視事之處。不爲無道。靈公之不君。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爲以父子昭穆爲序。故爲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爲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爲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爲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位齒德。是爲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爲笑樂所在也。然後

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注〕已。已諸大夫也。〔疏〕

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拼也。說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爲矢。合竹爲樸。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已趨。音紀。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

以是爲笑樂。〔疏〕

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謹案左傳。戰于令狐。靈猶

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爲。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爲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襁緥之主。

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子死。誰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

〔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

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與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薛注荷負。

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留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盛種。誤也。國語周語。侍而畚揭。注。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揭。注。畚。賈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蓋皆以草或蒲為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為之。宮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種。為盛糧之譌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柳以為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筓也。字書無筓。疑即畚之聲轉。麥雲謂畚為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留。留之留。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為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即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改為糧。如畚為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為畚。可以為賈。可以為土籠可也。

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

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疏〕

注宮中至之閨。○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

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閨。謂之閨。舊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闈。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子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



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說文門部。又云。闈。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闈門圭竈注。圭竈。門旁竈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闈卽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闈。是闈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鄉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也。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韋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卽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旣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俟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闈門分內外。見荷畚者遠從闈出。不必闈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趙盾曰。彼

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闈。〔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

何故乃出尊者之闈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

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

曰。子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

子。〔疏〕

經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詩。旄丘。何多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顧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

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己，即本此君責己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即其來見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為正卿，明稱大夫辭也。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

注赫然至之貌

○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搯也。說文：搯，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汝榦，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搯，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謦然已解，謦與搯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佞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佞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榦，云云。故何以赫然為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為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凌遲，即支解法也。  
**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

**官宰人。**〔疏〕

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候，國不必有

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蒯，而檀弓載此事曰：黃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為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饗、亨人等，晉靈所殺，亦不必即其長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烹要湯，亦即膳宰之事。何云若今大官宰人，舉漢制以況也。  
**熊蹯不熟。**〔注〕蹯，掌。〔疏〕

注蹯掌。○國語楚語云：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注：蹯，掌也。左傳文元年：王請

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采部：獸足謂之蹯。從采，田象，其掌蹯，或从足，从煩，困，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注〕

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

大戴禮保傅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為斗。又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味魁。羹斗也。蓋即靈公所用者。亦可

挹酒。詩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彼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即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虛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

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注擊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擊音擊。擊音疾。字或作擻。莊子曰。擻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擊也。王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兒。公羊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廣韻引蒼頡篇。擊也。擊。擊並音五交反。

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

左傳云。宰夫臠熊蹯不熟。殺之。真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臠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

臣。枝解宰人而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

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藺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

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春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

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疏〕

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即自愬。膳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

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競。競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愬。競。覲。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

云。君子于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為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已。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盾為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為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為奇拜。則旅揖為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為禮以少為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為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為更。於是為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為上客。所謂君為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

公羊問答云。逡巡有

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有作躡循者。莊子。躡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通。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倅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慙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

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攢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詣。古文作覓。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尙稽遲。頓首尙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

**故出**〔疏〕

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冀當覺悟。云。閩監。毛本。冀作冀。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

見拒。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忤焉**〔注〕忤。慙貌。慙。盾知己過。〔疏〕

注忤慙至已過。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忤。集解。馬曰。忤。慙焉。廣雅釋詁。忤。慙

也。禮記曲禮。容無忤。注。忤。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慙。大元經上。階天不慙。注。慙。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

**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

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麇賊之。注。鉏麇。晉力士。晉世家。靈公

患之。使鉏麇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麇。晉力士。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

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

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脫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裔焉大國裔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卽至閨門與蓋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爾

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

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疏〕

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

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詔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

俯

而闕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

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類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櫺檻而頽聽注頽低

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屨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頽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頽○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辰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

方食魚

飧〔疏〕

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思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舖也从夕食舖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饗魏風

傳。熟食曰飧。然則饗飧皆為熟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夕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為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僖負羈饋盤飧。僖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熟食矣。

勇士曰嘻〔疏〕

此嘻當為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

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

也。〔疏〕

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煩。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云。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

子為晉國重

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

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即儉也。晉世家云。盾圍門開。居處節。謂此。

君將

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

注負

君命也。○晉世家。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

遂刎頸而

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此之謂也。〔疏〕

左傳記鉏麇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為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為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為勇士自死也。○注

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當據正孔子曰

見論語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皆攻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

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祗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昧明示即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昧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為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

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

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

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明止御者矣〔注〕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佻然壯勇貌

佻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佻然壯勇貌〔疏〕按說文佻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佻佻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佻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為佻字作



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侂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異。○注侂然壯勇貌。○廣雅釋詁。侂侂。暨暨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書秦誓云。仡仡勇夫。孔疏。仡仡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

〔注〕 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疏〕

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靈至爲意。○晉世家云。示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

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薛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

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 授君劍

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

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弄也。又云。刀卻刃授穎。

注穎。環也。是進刀劍皆以首環授人。不以刃授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圍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時。卽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

彌明白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疏〕

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

三晉非禮也晉世家示眯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

晉世家云趙盾令先

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即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踏階而走

〔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踏與躡同一本作是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是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是與說文正

合則古本公羊作是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是公羊傳文當本作是義當如禮經注何邵公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藥踏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躡葉鈔釋文躡作蹶誤玉篇躡躡乍前乍卻依說文爲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虔注作蹶云徒蹶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蹶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蹶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按與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踏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遽猶超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躡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躡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踏當作是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是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趙盾踏階而走說文無

踏字是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是階而走。與踏字義同。廣雅釋訓。躡躡。猶豫也。猶豫卽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躡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安得尙乍行乍止。且踏字與躡躡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蹶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蹶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踏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亦強生分別耳。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踏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踏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

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葵。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葵也。

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嚴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狻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葵。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興。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己。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

謂之葵。

〔注〕犬四尺曰葵。〔疏〕

注犬四尺曰葵。○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葵。左氏釋文引尙書傳。葵。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曰敖山。犬高大者爲葵。犬說文。葵。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

旅獻葵。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

呼葵而屬之〔疏〕

左傳公嗾夫葵焉。釋文嗾服本作嗾。疏引服虔云嗾。嗾也。公乃嗾夫葵。使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葵。經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嗾即嗾。

字。嗾讀若諏。與嗾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為嗾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葵。按彼之嗾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

葵亦

踏階而從之〔疏〕

據此則踏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

祁彌明逆而跋之〔注〕以足逆闖曰跋〔疏〕

注以足至曰跋。

○葉本釋文。闖作蹋。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跋。注跋退也。以足闖而退之。故曰跋也。玉篇跋退也。說文足部。蹋。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蹋踞者。謂以足蹋之為戲也。亦作闖。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尙穿域闖鞠。是也。

絕其頤〔注〕

頤口〔疏〕

注頤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篇引作絕其頤。說文頁部。頤。頤也。頤頤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蹋之。遂使葵之頤不能噬也。方言。頤頤。頤也。南楚謂之頤。秦晉謂之頤頤。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頤。急言曰頤。頤當讀如

合也。按頤於說文訓為面黃。則無口義。楊雄長楊賦。稽顙樹頤。注音蛤。玉篇訓為口。蓋即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為盾搏殺狗。

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疏〕

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闖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

然而宮中甲鼓

而起〔注〕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疏〕

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

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同義。殺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

〔疏〕

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跌而下矣。禮脫屣上堂。降階納屣。趙盾踏階而走。蓋猶徒跌不及納屣。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屣。跌則是堂。何

須云遂跌而下。不知下者不必專指下階。凡退由階庭而門。皆謂之下也。○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移。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移作趨。按紹熙本作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

晉世家。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

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鬻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卽昧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

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

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與之

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鬻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飢桑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饋之。與脯一胸。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盥。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之餓人也。還鬪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暴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作鬻桑。杜注。鬻桑。桑之多蔭鬻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

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卽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吐蒲蘇。呂氏春秋作翫桑。淮南子作委桑。翫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考。暴樂卽爆爍。詩桑柔。捋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彼疏引爾雅作爆爍。又引舍人曰。毗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者卽爆爍之桑。爆爍爲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爲蒲蘇。蒲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吳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則暴桑卽搏桑矣。搏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鬱彼桑柔。柔古讀如柔。左傳注。桑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楛其翳。經義述聞。木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卽上文木自弊之蔽。大雅皇矣正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陪也。釋文弊字作斃。郭本作蔽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爲翳。釋文弊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陪也是。斃弊並與蔽通。翳讀曰瘡。皇矣篇其苗其翳。釋文韓詩作瘡。後漢書光武紀注。瘡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瘡也。瘡皆謂陪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陪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陪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本。而非陪本。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陪斃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卽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恩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束脯。淮南繆稱訓。傳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懼怛生。故其入人深。

趙盾曰。子名爲誰。〔注〕後欲報之。〔疏〕

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左傳云。問其名居。

曰。

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興此甲兵。豈不爲盾乎。〔疏〕

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云。駟介彭彭。傳。

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即上車也。

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也。〔疏〕

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

又出不望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

趙盾驅

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

晉世家云。

盾遂奔。驅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士。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是也。

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弑靈公。〔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弑。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即殺字。殺亦音弑。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

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

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穀梁傳。趙穿弑公。而後反趙

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蓋即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啟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即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即所至責之。○即上傳曰。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為盾宗。盾出穿弑。穿弑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通義云。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為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為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真是非。董狐所以為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為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者。明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疏〕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注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獯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獯。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弑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衍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弑。亦必立嗣。春秋何以不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獯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蠓。〔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取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即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

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 四十五

一一七九

國家圖書館



004758736



公羊義疏四十六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主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

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為伐萊踰時也。〔疏〕

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疏〕

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即黑壤。蓋二名為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

澮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疏〕

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

注据公至言乃○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

復又不言乃也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為難〔疏〕

注乃難辭也○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下傳云乃者何難

也因難故緩亦為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為有

疾無惡〔疏〕

注据公至無惡○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平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校勘記出乃復弒恥云閩監毛本弒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為弒遂誤改此爾紹熙

本亦作殺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

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

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敖當誅遂當絕〔疏〕

注聞喪至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

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卽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侯問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敖不至當絕。○以敖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敖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敖也。舊疏云：敖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弑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壬午，月之十九日，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

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為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何以不

稱公子。〔注〕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

子。故据以難。鄂本無也字。

貶曷為貶。〔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上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

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難之。

為弑子赤貶。〔疏〕

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

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注〕据鞏終隱之篇貶。欲

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疏〕

注据鞏至中貶。○即隱四年。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鞏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十年夏。鞏帥師。傳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

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据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

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

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疏〕

注此解至赤也

○卽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尙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貶。則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娶。嫌爲弑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喪娶。貶弑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卽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於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閩監。毛本同。誤。鄂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爲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弑。入篇卽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弑。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嫡

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人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曷爲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欲道公子季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釋之義，乃顯。○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得時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祔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祔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祔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

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

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

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

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

注禮繹至神爾○毛本繼誤祭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傳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爾雅釋天

釋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詩疏引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釋賓尸也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繹章注釋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為祊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辛巳繹于壬午可為繹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者正祭有灌此繹主為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天子九獻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灌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灌大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裸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龜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

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灌尸卽灌神，無二事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爲春秋說文：絲衣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釋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其尋釋昨日。鄉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釋宮云：閔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祊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釋又於其堂也。祊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同時也。又云：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二是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釋不言祊，是其大名曰釋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僎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鄉大夫既祭而僎尸，禮崇也。僎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釋，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釋與大夫僎尸異者，僎尸在祭日，釋在明日，僎尸於廟之堂，釋則於廟門之祊。僎尸但有獻尸而不祭，釋則又祭，故名曰釋。又鄉大夫僎尸，卽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爓尸俎是也。釋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謂皆禮之異於鄉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鄉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僎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祊之異者，詩：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祊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於祊，卽此禮器云：爲祊

乎外注。祊祭之明日釋祭也。此釋祭之祊也。郊特性祊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祊爲明日釋祭之祊。誤。胡氏培輩儀禮正義疑郊特性祊與釋對言。明亦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今乃在庫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釋言祊言朝事。明是三事。鄭乃釋與祊牽合爲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賓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僎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侑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賓尸卽禮之僎尸。儀禮校勘記。僎。徐本作賓。按通篇僎尸之僎。或作賓。或作僎。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僎。當以僎爲正。賓僎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僎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事祭時堂事。僎尸是也。其士曰。晏尸則無文。特性於尸。卒食三飯後。僅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僎尸之禮。晏尸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僎尸者也。○注必釋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爲之設祭。則無有過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釋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僎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疏僎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僎尸。卽天子諸侯之釋也。按釋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僎尸之異於正祭者。埽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奧異。賓尸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僎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僎尸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僎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僎尸牲體進腠。與正祭牲體進下異。僎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晰之最詳。故備錄之。僎者禮之之意。釋爲僎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乏。故次日復僎禮之也。○注殷曰彤。周曰繹。○爾雅釋天。周曰繹。商曰彤。郝氏懿行義疏云。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彤日。絲衣箋云。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繹俱訓長。是融繹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義。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爲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李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

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即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反。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錢郝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其下仍有夏曰復胙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繹。欲道今日所尋繹。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彤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迫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鄉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鄉。箋云。諸侯入爲天子鄉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大夫。則以鄉。其侯伯入爲鄉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鄉六命。相等也。不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宗廟以鄉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鄉。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鄉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鄉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耐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

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注：合錢飲酒爲醜。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主也。記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漸文，周彌文也。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楯也。能爲人

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 〔疏〕

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也。疏：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

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傳：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箠。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扞也。詩周南兔置：公侯干城。傳：干，扞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

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為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

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

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籥注籥文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

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故知為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如公羊舊說有以萬為羽舞者矣或為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

不言名〔疏〕

注据入至言名○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

惠氏棟周禮古

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為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為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為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為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

〔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

注廢置至人語○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去不留也通義

云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治去之爲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爲之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

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

起明日也言入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二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

可〔疏〕

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釋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

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釋○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釋故此書猶釋穀梁傳

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欽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啓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啓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羸氏。顧氏炎武唐韻正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羸。正義不得其



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贏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鼃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字，著作郎王劭曰：古人讀熊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皆以熊韻，陵劭言是也。

### 晉師白狄伐秦〔疏〕

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羅羅白羅羅，各有其種類耳。

### 楚人滅舒蓼〔疏〕

穀梁蓼作鄆，釋文鄆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鄆，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

文蓼音了，本或作鄆，同，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注蓼國，今安豐蓼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鄆，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鄆，音了，說文邑部鄆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鄆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答問：說文鄆卽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鄭陽宜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

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為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據歷八月二日亦為甲子或經月有誤姜

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長陵為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間十二次之分鶉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為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左氏作敬羸故頃敬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疏〕

注熊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

不繫氏楚以熊為氏芊為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為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鸞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時熊暉是為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鸞熊姓鸞名熊子孫以熊為氏也鸞从

鬻米聲蓋卽芋字。錢氏站說文辭詮說也。楚女或稱芋。左傳文元年江芋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而者何。難也。〔疏〕

僖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魯僖公使用為嫡。其卽頃熊與。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也。柩以己丑日出。次日中始克葬。是其難也。

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

注問定至克葬

○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監本吳改辰。非。下同。閩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

說文互。曳詞之難也。象氣出難。○注

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為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為重難之詞也。

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

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昃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無訛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為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

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疏〕

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

定十五年穀梁傳乃急辭也。二文相對爲緩急，猶此之相對爲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區之與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杖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劇通傳乃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西也。下吳蓋晡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吳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文，今本作爲之難，鄭注，訥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氏意，似訥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訥而行之，蓋訥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卽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旣發引至于塋，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遺，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旣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灑水，鬻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

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卽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輔紼碑窆，儀注旣繁，庶葆茶盪，工力復曠，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苫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按仙民之說，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塋，天子諸侯亦不爲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啓以前，雖庶人亦爲雨止，不得責其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雨則不得行禮，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莫非。下並同。監本日誤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爲無日而慝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日中莫謂下吳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 城平陽〔疏〕

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邾邑為魯所取水經注洙水篇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

為何平陽也

### 楚師伐陳

###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

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

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

注月者西田〇即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〇注不就至得正〇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為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為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為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為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為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

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

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

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

子虎從會葬數。〔疏〕

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

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賵禭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緊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



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構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疏〕

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襄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疏〕

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疏〕

通義云：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

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

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

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

故地危之〔疏〕

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

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

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

者故纂也

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辭卒於封內猶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如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

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處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或相劫詐未可知

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也閩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

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醇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仍在封內

也昭十有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為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纂也○校勘記出故纂也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僖二十四年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即九

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

校勘記云。宋本闕。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

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子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

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書。就左傳引孔子語。傳會爲此。泄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卽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公羊義疏四十七

宣十年盡

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据歸謹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

注据歸至言我○釋文作俾云本又作闡校勘記云閩監毛本

闡作俾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俾冬齊人歸謹及俾亦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据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据有

俄道〔疏〕

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据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据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据意不明

齊已言取之矣

〔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

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

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尙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

物例皆時〔疏〕

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注不言至取邑○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

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宜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減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謹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嘗丙辰據麻爲月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三日者此

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歆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卽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鄆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爲楚盛中國衰故爲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爲二月

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  
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己巳齊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

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生穆伯穆伯生

沃沃生野八世孫天天生杼按天見傳二十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其稱崔氏何〔注〕据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

氏嫌為采邑〔疏〕

注据齊至奔名〇即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是也〇注連崔至采邑〇即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為采邑矣

貶曷為貶〔注〕据外

大夫奔不貶〔疏〕

注据外至不貶〇舊疏云即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

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

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鄭釋之曰云

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真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箴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慎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衆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弑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卿。不於欒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欒書弑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

注不言至朝聘。○舊疏云。正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



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  
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為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  
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

不稱季〔疏〕  
注据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据以為難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

其骨肉貴體親也。〔疏〕

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

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為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為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即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為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賴。〔疏〕

左氏穀梁作釋，按賴字廣韻在十八隊，隊為脂微等部之去聲，釋廣韻在二十二昔，為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

釋邾邑，魯國鄒縣北有釋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釋，則釋為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胸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賴，役重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

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纘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厭，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賴，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

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注〕

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

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疏〕

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贍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

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鬻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

故為信辭。〔疏〕

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為辰陵。猶夷儀之為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

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

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

徵舒。見下。憂中國。即斥討陳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

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

杜云。欒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

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巖嶮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是也通義云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云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下入陳稱子〔疏〕

注据下至稱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

貶曷為貶〔注〕据徵

舒有罪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即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疏〕

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

此不為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篇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天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

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

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討申言之傳言不與外討嫌內討得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

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為不與〔注〕据善為齊

誅之〔疏〕

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

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

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是稱人以執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

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為中夏羞也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

時不伐〔疏〕

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父蓋弑字本皆作殺後改弑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

上貶文。〔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丁亥。月之三日。○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褒之而後貶之。先褒之者。以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六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晏然不與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

書日惡莊王為異。○注復出至貶文。○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為篡辭，而言為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即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為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

二傳甯作盜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

反言納也〔疏〕

通義云：据糾及接菑刺贖之等，皆納使為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為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

之為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為其不能納書也。

納公黨與也〔注〕



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混。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欒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卽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爲善辭。

# 十有一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

注据惠至子葬〇即僖十年春晉里

克弑其君卓下即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

無所復討也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

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

注無所復討也〇通義云怨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於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

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怨陳臣子無所復討爾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徵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〇注不從至罪故〇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肓以為泄治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〇注從討至見矣〇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怨辭一則泄治有罪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〇注不月至略之〇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膏肓以為泄治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治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怨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

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

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卽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卽滎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爲邲水，卽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卽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

繁露玉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偏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爲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注〕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

注：据城至敗也。○卽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疏〕

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亦爲一句連讀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

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鬻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而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寧得殊之既不合殊即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据城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為禮

〔疏〕

注据城至為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戰勝皇

門鄭郭門〔疏〕

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

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

鄭城門。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

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為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

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為懼。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

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鄭伯肉袒。〔疏〕爾雅釋訓云。袒。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臚

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袒。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褻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

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臚。李郭說是也。袒去褻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褻也。衣部。褻。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

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為臣隸也。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

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疏〕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旌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旌非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

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為主。士虞禮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為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菝。此直以茅旌為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菹館。注。菹之

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刈茅。長五寸。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刈茅者。謂刈茅以爲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刈者。斷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苴。說文艸部。苴。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苴。鄭注。苴。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名曰苴。或作藉。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苴。館。鄭注。苴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據也。茅爲草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爲旌。旌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旌。爾雅注。旌首曰旌。李巡注。旌。牛尾。著干首。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旄節。鄭注。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旒。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卽旌旄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鬢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髣。如髦之髦。牧誓作髣。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爲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鸞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旌以自比行人。則執鸞刀。又將何爲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苴。說者以爲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苴。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幟。卽肆師之表。蓋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卽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苴爲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爲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心也。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爲屏蔽。韋昭以屏爲屏風。攝爲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

牧歸奠傳。奠，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奠，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菅也。

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

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

注：鸞刀至有鸞。○禮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膾，又祭統云：鸞刀羞臍，是鸞刀為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鑾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鑾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食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嘗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為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

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己有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疏〕

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

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富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彖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

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

莊王歸之於天〔疏〕

注干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背晉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

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

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寬廣之意又耿純傳況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為大故沛然為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昧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情字於此無涉辱到敝邑〔注〕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

國曰敝邑〔疏〕

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已喪亡〔疏〕

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即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錫之不

毛之地〔注〕境塙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

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塙至



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燒塿之處漢書食貨志注燒燒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燒塿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爲輔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燒者說文作燒石部云燒擊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燒者注燒确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燒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燒塿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燒塿淮南原道田者爭處燒塿注燒塿讀人相燒椽之燒燒塿疊韻字單舉則燒亦訓塿淮南修務訓肥燒高下注燒塿也楚語瘠燒之地注燒确也是也趙注孟子云燒薄也燒塿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

一一一耄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一老

夫以自安〔疏〕

唐石經耄作耄○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耄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曰耆不作

耄故下云或者此耄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爲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耄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耄之說與健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耄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耄者皮膚變黑色如鐵也郝氏義疏云耄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耄釋言云耄左傳正義又

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蓋無正訓。故為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耄為老也。○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蓋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請唯君王

之命〔疏〕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

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疏〕

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諉罪於不令之臣。故為謙不斥鄭伯之辭。○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

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曰交傷。其即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

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

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

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遜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卽是救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搗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爲數數言之。王義以微爲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爲直捷。

### 莊王親自

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旒。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旗。注

### 旒首曰旌〔疏〕

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旌。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

其白旌以先。然則白旌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偃伯靈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白也。○注緇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校勘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雅釋天。緇作緇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又出加文章曰旗。云旗當作旒。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旒。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舊疏引孫炎注。緇黑繒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舛部。旒。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旒。如郭義。帛全幅。廣二尺。四寸爲旒。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繒。故爾雅作緇。旒。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旒夏也。旒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蛇曰旒。旒。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釋天。又繼旒曰旒。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

纒旒末亦長尋。詩云：帛旒英英。是也。說文云：纒旒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旒，殷旒也。以帛纒旒末也。雜帛為旒，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葭。詩疏及釋文：旒俱作葭。左傳之葭葭是也。旒正字，葭葭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旒。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旒。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旒，象日月升龍。即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旒。郭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旒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纒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士衆。旗，衆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旒首曰旒。郭注：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旒，牛尾。牛尾著于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上也。其下亦有旒。說文云：游車載旒，析羽注旒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旒也。注云：注旒杠首，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旒。旒，精也。有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旒也。注旒竿首，其形粲粲然也。故謂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為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為旒，旒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旗，旗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義並同。

### 左右搗軍退

### 舍七里〔疏〕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矚目而搗之。注：搗，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為即用鄭

伯之茅旌以搗，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搗之。注：搗，揮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摩。故許以旌旗釋摩。段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摩。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毋誓曰：右秉白旄，以麾。小雅曰：麾之以肱。按：此之搗，即彼之摩也。莊王即持旌以左右搗軍也。說文手部：搗，字下以手指搗為別。

一義蓋以手指搗者作搗以旌旗指搗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遞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摩軍還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

史記稱嚴王退舍即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不能二

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

通義云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

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諸大

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

曰扈炊亨者曰養〔疏〕

校勘記云廝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廝改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廝役死者數百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廝漢書揚雄傳蹂屍與廝

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與之卒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廝哀二年左傳去廝役易旅廝其所取災王彌注而爲廝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廝訓爲析故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注廝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微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扈同矣正義又以廝爲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詁也艾草爲防者詞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艾作艾穀梁昭八年傳艾闌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艾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所謂置旃以

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藥流旁握是也。明行軍亦宜然也。役者說文爰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歆役只注役賤也。周禮甸師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注役為給役也。又典記徵役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為汲水漿者專名焉。扈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鄧扈樂即圍人犖圍人即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扈圍同部字圍正字扈假借也。扈為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扈為使亦不必專為養馬者也。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字也。易說卦傳兌為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亨之義合。陽即養之借。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為羔借羔為養也。扈養之養通作羔田爾雅羔憂之羔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故廣雅亦訓為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即卒也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為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即廝役扈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廣雅釋詁廝扈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圍也傳言鄧扈樂是也。漢書兒寬為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兌為養以為無家女行賃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亨作烹俗字。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注〕無乃猶得無〔疏〕

新序

雜事篇今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許左傳亦曰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莊王曰古者紆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注〕 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古者

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

是故滅有鄭，恥不能早服也。〔疏〕

注杆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杆音于。舊疏云其音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杆是杆字。若今食帛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文有孟飯器也。杆

慢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段杆爲孟。公羊問答云。問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杆卽孟之段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盥謂之杆。又呂強傳注孟椀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杆。注杆浴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杆爲梓。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杆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孟。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杆方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云乘皮設注。麗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麗皮。注皮鹿皮。是皆據有毛者別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聞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得。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 篤，厚也。不惜杆皮

之費而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于作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傳是以君子之重

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

要其人而

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義不

顧杆皮〔疏〕

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本同是也鄂本耳作爾按此即左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

告從〔注〕從

服從〔疏〕

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從之將退注從猶服也是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禮記郊特牲云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謂鄭服

從也左傳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楚世家亦有其語鄭世家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疏〕

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

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祥虞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

為詳詳之本義為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為善用心也或詳即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告從而不赦不詳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舍不詳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

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強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為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以救文也

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



何日之有〔注〕何日之有猶無有日〔疏〕

新序雜事篇云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 既

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

既猶已也猶論語憲問篇既而日之既也已為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是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敘

晉救鄭俱在潘厖入盟子良出質後故左傳云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為客晉為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 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

〔疏〕

注荀林父請戰○按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勸民焉用之唯先穀欲戰此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莸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

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

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注〕國大衆彊

〔疏〕

新序雜事篇云晉疆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疆國也道近力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

王師淹病矣〔注〕淹久也諸大夫廝役

死者是〔疏〕

注久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留故久晉語云振廢淹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兮章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銍艾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

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

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

〔疏〕

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為天下羞。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是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注〕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言寇者。

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疏〕

注言還至戰也。○左傳。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通義云。晉稱寇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

莊王鼓之。

〔疏〕

周禮鍾師。掌鞀鼓。綬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彼注脫一之字。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詩外傳同。

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

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中。身隋

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

新序雜事

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韓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左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注。時晉至而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成文也。校勘記云。鄂本度作渡。按下注云。使得過渡邲水去也。作渡字。此誤。○注。可掬至曰掬。○杜云。兩手曰掬。釋名釋姿容云。掬。局也。使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匊。傳。兩手曰掬。又小雅采

綠云不盈一掬。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掬。舊注。一升也。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掬。二掬爲豆。豆四升。則掬亦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琪小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掬不過四合也。說文勺部。在手曰掬。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掬注。掬手中。蓋以手掬之。則作掬。若訓爲兩手之掬。則當作臼。說文臼。又手也。从巨。巨。手指相向。兩手之象形也。○注禮天至特舟。○爾雅釋水文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卽今浮橋是也。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梁黜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卽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初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卽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者。總頭形。或从水。作汧。方言云。方舟謂之濊。郭注。揚州人呼渡津。汧爲濊。荊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濊。汧。杭。航。音濊。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申之。凡方皆訓併。如車不得方軌。謂不

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傳並用釋言：文訓方為泝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泝。注：併木以渡，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為大夫制，詩所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泝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楚，破晉軍於河上，稱晉君義同。百

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

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為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

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

大莊王閱隋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晉師令得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為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軼。文

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軼通。廣雅釋詁：軼，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亦作軼。○注晉見至其事。○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鄂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上。舊疏云：即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既得，鄭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

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鄂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剗改。當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鄆。伐者爲主。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泖。同義。彼注云。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陸云。敗城自曰陸。篆文作壻。繫傳云。今俗作隳。隋水謂落水也。宜陸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未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內晉而外楚也。非聖人善善之義。

# 秋七月。

## 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

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附庸國。大事表云。杜注。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有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注日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上有王言。謂適上

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矜患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

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夫而專司盟於是始故豈貶稱人疾之

### 宋師伐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文昭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 衛人救陳

公羊義疏四十八

宣十三年

盡十五年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螻〔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令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即上十

年冬書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

穀梁作先穀唐石經穀梁亦作穀彼釋文云穀戶本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

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

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為小國，卒月葬時，即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為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疏〕

注月者至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

通義以上月為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為救宋行。雖



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

注宋

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鏗云。之疑非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是二者文同義異。

###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

注据上至不書。○即上十二年。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王親自手旌。左右

據軍退舍七里。大其平乎已也。〔注〕己二大夫。〔疏〕

注己二大夫。○謂華元。子反。專己爲平。故曰己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本此大義也。何大乎其平乎己。〔注〕据大夫無遂事。〔疏〕

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者義

反故据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

舊疏云考諸舊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

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

於是使司馬子反〔疏〕

通義云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

也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

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

本閩監本同毛本闕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圍○注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脩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爲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堙訓爲塞引書鯀堙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爲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堙蓋用土築之爾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

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憊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

曰何如〔注〕問憊意也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

左傳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語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傲真訓析才士之脛注析解也說文

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骸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

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

吾聞之也圍者

〔注〕古有見圍者〔疏〕

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

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

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柑。按紹熙本亦作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

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太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飢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韉。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柑。說文竹部。箝。籥也。从竹。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柑。脅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柑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籥也。又五行志注。柑。籥也。又江充傳注。鉗。籥也。以木攝馬口如鉗。故曰柑。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蓋柑箝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麥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卸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目。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柑。脅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

馬口中非是。按注意秣本飲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有枅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

使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

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氏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即誠實之謂也。韓

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閱。〔疏〕

注矜閱。○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

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怜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魯之間曰矜。秦晉之間曰哀。哀憐皆有閱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

幸。〔疏〕

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

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疏〕

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即以情告子之事也。

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

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也。說文同。詩魯頌闕宮云。

莫敢不諾。箋。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即受語辭也。文選。傲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

〔疏〕

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為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

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揖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

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即訓報故云反報也。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

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

〔注〕意未足也。〔疏〕

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而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

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為告之。〔疏〕

毛本子誤則。

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

注區區小貌。廣雅

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有小義。

故區為狀辭。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

絕子反語〔疏〕

注先以至反語○孟子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

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疏〕

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為異說文△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枯園注舍居也周禮

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詰舍為止韓詩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為莊王語非何義

雖然〔注〕雖宋已知我糧短〔疏〕

玉篇虫部

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莊王雖勉諾子反而意仍不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注〕欲徵糧待勝也〔疏〕

注欲徵糧待勝也○此亦何氏以意

測之通義云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尅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絕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疏〕

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返國也

莊王

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

平乎己也〔注〕大其有仁恩〔疏〕

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為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

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卽何氏大其有仁恩之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脩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饜，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諗矣。反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是亦公羊義也。

此皆大夫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按紹熙本亦作皆。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据大其平。

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

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

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為罪。月者專平不易。〔疏〕

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嬖子反於彭城。兮注：嬖，呂忱字林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

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為罪。○通義云：平例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醜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舊疏云：為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違古典，于時為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即僖元年齊師云云，救邢，貶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為之諱，見非實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為罪，非謂無明王方伯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專，無為實與文不與，故經無與文也。○注日者專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為易，則書月為不易矣。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賴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何氏

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表



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据其滅稱氏。〔疏〕

通義云。据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爵對。舉故注云。据其滅稱氏也。孔改所據無謂。

潞子之爲善

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

經義述聞云。謹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

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躬。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潞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

雖然。君子不可

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

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爲其疾夷俗也。

而未能合于中國。

〔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醕同中國。當書晉師滅

潞氏矣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

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

當復其氏。〔疏〕

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風葛藟。亦莫我有。古以有為相親愛之義。故廣雅。仁虞撫有也。是也。狄人不有。狄

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

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為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

疏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

是錄以歸為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為春秋所閔。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為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責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為國矣。按此春秋與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

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

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

為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

夫居尊卿之位。為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

者至尊。不得顧。〔疏〕

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

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為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為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舊疏云由其為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君尊卿之位者正以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願。○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弒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願弒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弒理不必願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螺〔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

注從十至

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三年秋螺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螺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再出即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宜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

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駕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撫牟愛也韓鄭曰撫宋魯之

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為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畝唐石經作畝閩監本作畝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畝按說文作晦六尺爲步百步爲晦或从十久作畝錯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

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

者稅取之〔疏〕

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

亂先王制而爲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爲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爾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穀梁義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

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据用田賦不

言初亦不言稅畝〔疏〕

注据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

取其一爲公田〔疏〕

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爲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己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勸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从耒勸聲周禮曰以興勸利賍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勸勸卽以借釋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勸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勸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勸字亦作蒔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篇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爲辭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卽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

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鈞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襄鼓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攷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郃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小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指其事言要皆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蓋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尚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興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爲哉商君阡陌之開殆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異一則八家爲井一則九家爲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

是百畝之外別為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為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據數非一。

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

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

以行禮。故以此為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為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為桀之小貪。較之趙義為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為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

釋文貉作貉。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貉。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

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為大貉行。若十二三乃取一。則為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為小貉。亦泥。蓋輕於什一。即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尚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什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



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與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卽大貉小貉之類。與○注蠻貉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貉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休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

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疏〕

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饑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譴告通。班祿頗而頌父刺。行人乏而綿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碩鼠作相對。所以隱譏之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

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爲說。○注頌聲至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也。帝王之高致者。舊疏云。謂帝王之行清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舊疏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鄉之。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爲本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繹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爲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凌弱。○校勘記。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志。晁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卽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是卽強陵弱事也。疆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疇，正其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八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八家得八頃，又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八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百，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趙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問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按廬卽里也。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疏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爲廬舍井竈，是也。○注廬舍至市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爲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

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田間交易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聚集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也○注種穀至葬焉○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荻字此荻當作萩萩者楸之段借字楸者梓也又出女上蠶織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工誤上按上同尙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箋云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閭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井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鬣老然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七十之異統言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井田法行。則不至有不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荻之文。駁何氏直未讀穀梁也。○注多於至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滕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廩。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廩。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廩。謂百畝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室。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

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甸。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詎周禮。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曾著兵法。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其一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十里。卽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寧輩。皆歷爲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尙書。孟子。王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主包說。與百里千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故魯頌闕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井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換。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疆國家。毛本疆誤疆。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



肥磽也。彼之爰土，卽此之換土也。爰土，卽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彼之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趨，田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土，易居。漢書食貨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而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旣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趨田，易居，爰、轅、趨、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之。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八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望礙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

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梁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廬，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卽廬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遂人夫一廬。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廬，城邑之居。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若今之邑居。廬，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廬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囚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廬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卽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不憚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隙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入學，易於趨事也。○注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二萬五千五百戶也。本周禮爲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爲鄰，則以鄰卽井。又與漢志異。八十戶爲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爲美之里同，不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戰，衆寡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聖所爲寓兵於農焉。○注八家共一巷。○說文：闕里中道，从阨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雅釋宮：街，道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街，里中別道也。此云八家一巷，蓋一井之夫所共。

何氏亦以意言之。無正訓也。○注中里爲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按。毛本作校。避所諱。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田謂田中。中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爲說校。庠。序。皆鄉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卽以校名。不必專主夏曰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謂之校。此校室是也。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耆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禮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真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卽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惰勤出入。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爲校學之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勘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卽今人所用之辦字。辨護。謂能幹辦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鄰長卽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犬部。犷。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習騎射。注。伉。強也。伉健。猶強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荅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按說文。辦。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爲主辦。故今俗猶以幹辦稱人能矣。護亦辦意。晉書紀瞻傳。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荅又云。問。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得服襪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卽命爲士之義。故文

選注引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尙書大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官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官。王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彼謂六卿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爲擇之民間。能治田事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注父老至官吏。○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據正。又出席人在官吏。云鄂本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蓋卽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塗。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臆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

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襍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城。唯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置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郕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廩。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廩。與園宅園廩。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廩。溷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于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邇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廩市廩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按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民田間自有廬舍。專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田。而人民聚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寨皆有城垣闌閘。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周氏謂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書。

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荅云。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間。雅頌多士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蓋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丁部。迂。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卽班之行人。記之適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間出男女歌詠。書之簡牘。遞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辵。丁。辵者。行也。丁者。薦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

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己及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卽說文之迈。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人。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楊答劉書云。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云。翁孺猶見輜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卽適人之事也。道輜。適三字同音。適人卽適人。楊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故許彙括之曰。詩言。班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語。僮謠歌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考文之事。爲政之不外正名矣。按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食貨志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旣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云。綴耨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鄭之塾。卽此之校室。同爲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卽左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卽謂教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王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

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射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紕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蓋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主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衆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必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鄂本畜作蓄。新書愛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郎顛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 冬。蠓生。

未有言蠓生者。此其言蠓生何。〔注〕蠓卽蠓也。始生日蠓。大曰蠓。〔疏〕

注蠓卽至日蠓。○五行志中之

下冬。蠓生。劉歆以爲蠓蠓。蠓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蠓蠓始生也。孟康曰。蠓蠓音蚍蜉。爾雅釋蟲云。蠓。蠓。左疏引李巡云。蠓。蠓。一名蠓。蠓。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蜉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蠓。復陶也。劉歆說。蠓。蠓。蠓。子也。董仲舒說。蠓。蝗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蠓子。是也。魯語。蟲舍蠓。蠓。章注。蠓。蠓。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產之醢爲蠓。蠓之屬矣。今呼蠓爲蠓。蠓子。蠓讀若閩。釋文。蠓。蒲篤反。按。蠓子。今通謂之蠓。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

魯語及祭統注之  
蠶別為一物與

蠶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

注幸僥倖○左傳云冬蠶生  
饑幸之獨斷上王仲任曰君

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  
幸偶篇宣公篡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蠶不為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饒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徼幸

幸

之者何〔注〕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

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

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為宣公義  
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宣公能變

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之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應是而有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眾民用饑

〔疏〕

注應是至用饑○各本眾作螺誤五行志中之下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  
而為貪利故應是而有蠶生屬蠶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魯室稅畝而蠶災自生鹽鐵論論菑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為之說郵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  
蠶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為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弑  
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弑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  
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  
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雪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為天子所聘得

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又侈天道。以涉譎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鶴鷁來巢。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行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卽吉凶禍福之命。災異其命之兆見者也。魯宣變古易常。卽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是也。故春秋握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行推效者哉。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

下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歐陽子曰。聖人歿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歐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論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專言天。則人事惑。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災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天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蟲。或蜚鶴鵠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倖之。變螺言蝻。以不為災。書起其事。〔疏〕

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蝻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為災。而即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滕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螺至其事。○蝻為螺子。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螺子始生。不能為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為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螺。不緣於蝻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蝻不變。卒致凶饑。則何為幸之乎。蝻始生而民即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

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眾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國家圖書館



004758736

